



追光乌龙峡

衣 名

走进乌龙峡，夕阳正在西下，不过对摄影人而言，黄金时刻莫过于此，晨昏旦夕可是出作品的好时光啊。有幸加入山西省民俗摄影协会后，在2020年底同协会的几位会员来到大同市册田水库自然风景区乌龙峡采风。

乌龙峡位于桑干湖坝东，两岸为火山熔岩，经河水亿年冲刷，形成长10公里、宽百余米的天然奇峡，两壁削峭，危崖万状，峡谷九曲，怪石琳琅，百泉喷涌，溪流激荡。

夕照中的乌龙峡显得格外妩媚，晚霞映照着峡溪，欢快流淌的水面似蒙上了一层绯红的纱帐，树木的倒影在逆光下随波摇动，波痕如音乐颤动

的旋律，有潺湲，有激荡，有跳动；听峡中水流之音律，有诗意般的恬适、清润；水声夹杂着鸟叫清脆悦耳，令人感到心情怡然；不知什么鸟，从林间扑棱飞来飞去，似乎在对峡中突然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。幽幽的天，微云轻抹，仰望天空，被无数个树冠弥盖，天地间一派幽静神秘。难怪大家一致惊叹乌龙峡有九寨沟之美。峡溪已结薄冰，但水中润边仍有星星点点嫩草绿叶，不畏严寒顽强地为乌龙峡装点绿色，可爱极了。不知是谁轻信了薄冰，一脚踩空，裤子被水浸湿了半截，小小虚惊成了旅行中的乐趣。是的，人们难得在冬天陶醉

于林、水、石、霞之间；采风组的朋友们放声笑唱，可逮着放纵心情的好机会了，把对大自然的欣喜与狂热都融入了这一片景中；歌声，笑声，水声，鸟声，快门声汇成了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声。

乌龙峡因峡内黑色火山石形态各异而得名：如飞龙卧虎，蹲狮匍匐，似巨象倚水，黑牛望月，在水与树、树与影、影与波之间，这里的石头绝对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它还使平缓的水面有了曲折，有了跌宕，让幽寂的峡溪有了悦耳的声响，成为乌龙峡一道凝固的风景。

听当地人说，乌龙峡的夏天特别

美，清风秀水，彩蝶翻飞，蛙鸣声声，来这里度假旅游的人，或峡溪荡舟，岸边垂钓，或柳荫野餐，坐地写生，或以家庭的形式搭着帐篷夜宿，饮露餐风，享受泉流洗沐的清凉。好一个风情无限的世外桃源啊！

夕阳去得如此匆匆，刚刚还挂在树梢，抢拍间霞光沉落，天边最后一抹绯红也隐去，令人惋惜，惋惜间我给摄影发烧友们起了个名字叫“执着的追光人”。

走出乌龙峡，青灰的天色已迷蒙，乌龙峡的倩影烟云般消失在依依难舍中，祈盼着下次走进乌龙峡是在晨曦中，是在绿盈盈的夏日里……



老城新味

刘 跃

我曾多次漫步在回龙窝，每次都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受。它的老城新味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
回龙窝位于徐州市中心城区，是徐州仅存的历史文化街区，保留着晚清建筑风格。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驻跸徐州时，乘兴到回龙窝游玩，不想走进一个死胡同，只好打道回府，故有此名。走进回龙窝，只见一座座独门小院，前后相连，左右相接，青砖灰瓦，古朴素雅。狭窄的小巷长短不一，坚硬的石板路清澈如洗，笔直的砖墙高耸林立。门前、窗下、墙角、巷口栽种着景观植物，或一棵国槐，或几株腊梅，或一丛翠竹，或满壁爬山虎，或其它花草树木，林林总总，高矮粗细，视野所及，皆不虚见。它们有的枝枯叶干，有的绿意盎然，有的鲜花怒放，有的冬果累累，给青砖灰瓦增添无穷的灵气、无限的生机。巷口的几组雕塑，截取历史镜头作为画面进行展示，显露着世间的温情。一个个店铺各具特色，品牌餐饮、特色小吃、精品客栈、创意零售应有尽有。南侧有一座小庭院，假山池水，长廊小亭，一派园林风光。总之，现在的回龙窝可游玩、可休憩、可购物、可果腹。它不仅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，还联结着徐州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可以回望老徐州的人文景观，体验新徐州的生活情怀。

回龙窝建有徐州城墙博物馆，既现代又传统，既地上又地下，既开放又封闭，既明亮又幽暗。博物馆建筑设计别具匠心，又与周围环境、建筑融为一体，没有任何违和感。地上展室是个人收藏展，用展框展示中外葡萄酒酒标，种类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大开眼界。地下展室是徐州历史展，可以从展图中领略徐州千年历史变革及建城史。旁边是下沉式小广场，可以近距离与明代城墙接触，这段明代城墙遗址曾埋没地下600年而后重见天日。高大巍峨的墙体，整齐排列的灰砖，处处遍布的青苔，洋溢着线条的美感，裹携着厚重的历史感。透过它，仿佛折射出明朝的历史烟云和市井风情，似乎感悟到岁月变幻和人世沧桑。

回龙窝值得一游，男女老幼皆宜，春夏秋冬均可。



闺蜜团旅行记

陈 徽

上学时的几位好闺蜜，相约一起去一段黄沙黄河黄土坡的旅游线路。我二话不说，立即同意。

飞机抵达西安后，恰逢阴雨天。连绵不断的雨水，没有挡住我们前往延安的脚步。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去参观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枣园革命旧址。黄昏时分，又登上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摇篮的清凉山。晚上8点，观看了表现红色延安厚重历史的宝塔山灯光秀。

一路向西一路景，一路欢笑一路歌。我们来到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——平遥古城。由于受疫情影响，昔日人头涌涌、一票难求的平遥古城，显得有点人员稀疏，我们游玩得优哉游哉。跟着导游边听边看，透过平遥古城的一座座古宅、大院和历史遗迹，往日的辉煌仍好似历历在目。同时，感叹平遥古城当时建筑设计的精致宏大，官署治理思想的高瞻远瞩，晋商帮大商业的远见卓识，百姓生活的融和幸福，一方水土的安乐繁盛。两天的平遥之旅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思想洗礼。坚忍不

拔、顽强不屈、信义为本、以义取利、互惠互利的思想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精神财富。

更加珍贵的是，生长在南方的我们，一直对沙漠充满敬畏，这次终于去了趟壮美的腾格尔沙漠，感受沙海茫茫、浩浩荡荡的宏大气魄。

当乘坐的越野车驶离沙漠边缘后，越野车司机让我们体验一场新奇刺激的“沙漠冲浪”。他突然加速，开车冲上高高耸立的沙丘之顶，我们的心随即都被悬吊起来，紧紧地闭上双眼，不敢看前方的路。双手同时用力牢牢抓住车把椅，惊魂未定，车子又一头俯冲下去，车速超快，车内同时发出尖叫声，感觉魂魄都不知飞哪儿了，害怕又刺激！就在这样的惊险中，越野车翻过了一座座沙丘来到了沙漠的腹地时，天已近黄昏了。我们欢快地爬上沙丘最高点，在沙脊上看夕阳余晖，放声歌唱，走起模特步，跳起《小天鹅圆舞曲》，对话星空点点，肆意得仿佛又回到了年少轻狂的岁月。

早上6点，我们又爬上沙丘，守候

大漠日出。红霞金沙的景象让我们瞬间激情释放，兴奋不已中，我们决定回程做一个跋涉者，徒步6公里，走出沙漠腹地。顶着干燥、高温，顺着越野车留下的路径，我们弯弯曲曲地走在了大漠中。在沙漠里行走，着急不得，脚下是细软而烫的黄沙，一步一步都需要力气。如此反复，翻越着一个又一个沙丘，不管有多高，我们默契合作，稍息片刻，执着地登上去；不管有多远，我们相互鼓励，喝一口水，相信坚持的美好。今天，回想起来，仍有一种大沙漠英雄的自豪。

十多天的出游，我们不知疲劳，早出晚归，青春的锐气尚在流动。沿途景色的美不言而喻，而经过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洗礼，金沙大漠挑战的结伴而行，留下人生中又一次难忘的回忆！

岁月在流逝，容颜也会老去，当我们走过更多的地方，见过更多的风景，才会抵住时间的侵蚀，所以，去旅行吧！不要等到真的老到走不动了再去追悔。



喀纳斯的迷雾

从 风

雪依然在下，大地依然安详，独驾一车逆流而上，消失在号称景区面积名列世界第一的喀纳斯林海雪原，那种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感，纯正而注定挥之不去，如长长的雪路，没有尽头。

昔日流淌的喀纳斯河藏在雪下冰下，静静地冬眠，正酝酿着来年的开春计划。河滩经过大雪的拼命掩埋，仍然显示出桀骜不驯零乱的轮廓。雪盖河心沙洲，龙潜雪底，卧龙湾显得寂寞清冷。河道弯出一个反向的“S”形，如一轮下弦弯月连着一轮上弦弯月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时光在月亮湾被压缩省略，直接越过三五望日，进入快进模式。大雪一统河山，呈现出一幅极简主义画风的黑白画卷。这里连水的痕迹都没有，难道真有传说中的水怪吗？

远处河道中心一袭冰蓝，奇兵一般偷袭，打破了冰雪的封锁，在冰层上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从老村桥上往下看，撕裂的冰层悬在距河面尺余的半空中，水色剔透得沁人心脾，溪流淙淙，如打开话匣子，回答着我们的

提问，叙述着喀纳斯的前世今生、荣辱盛衰。一开口就停不下来，仿佛有很多心里话要急着说完。出口成章，呵气成雾，雾看上去没着没落弥漫开来，河面上笼罩出一派迷茫的气象，影影绰绰看不清神仙湾的面目。

柔弱的雾气勉强栖身在岸边枝杈，仿佛有了主心骨，肆无忌惮地煽情，枝条就流下了一串串冰玉一般的泪滴，来不及拂拭，冻结在枝条上，泪光闪闪，柔弱中带伤。原本斜着向上生长的状如宝塔的枝权，在泪珠的重压下，横向展开来，压弯了腰，低下了高傲的头颅，有的终于不堪重折断。放眼望去，白雪皑皑的雪峰与冰河之间，列着一支巨型方阵，靠近河岸肃立着几排身裹雾凇冰装、纪律严整的重装甲士，甲士后面站立着高大的树，沿山势而上排到半山腰，莽莽苍苍，须发皆白，似忠诚的哨兵，穿越千年守护着喀纳斯。

跌跌撞撞登上观鱼台，眼界豁然开朗。凭栏远眺，喀纳斯湖化身为平平展展的雪野，夹在两山之间，纤尘

不染，雪以纯洁拒绝人们的到来。两侧山坡上挺拔的云杉，以大哥的姿态昂首直刺苍穹，带领一帮小弟——矮曲稀疏的红松、冷冰冰垂手矗立的冷杉、针叶落尽的落叶松……枝挑残雪，流露出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延伸带的傲慢。

雪越下越大，抚平在雪地上踩出的一串串伤痕，再回首，已找不到当时的脚印。茫茫林海雪原，踏雪无痕，无辨西东，关山难越、谁悲失路之人的惆怅慢慢涌起，孤零零地在台上冰冷地仰望。

回到喀纳斯老村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夜空里传来一两声犬吠，窗户里散出几处迷蒙的多彩亮光。现在正是图瓦族人猫冬的季节，来了我等兴致勃勃的游人，打乱了当地人的生物钟。愧疚地撩起客栈门帘，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似乎寻觅到了柴门闻犬吠、风雪夜归人的意境。抖落厚厚的雪衣，喝下几杯热乎乎的奶茶，暖流慢慢地流遍全身，幸福就这样简简单单，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。

